

春天里的香樟树

□陈建苗

江南三月，莺飞草长。一夜风雨，清晨起来，只见院子里铺满了香樟树叶，不禁抬头一望，这是一棵近三十年树龄的香樟树，当年父亲从外面捡来后，亲手在院子里种下了这棵有点弯曲的小树苗。如今长得高大雄伟、枝繁叶茂、树冠广展，犹如撑在天空的一把大雨伞。几十年来，它既为我们遮风挡雨，又见证大家庭的生生不息和发展变化。

一阵风吹来，只见落叶纷纷扬扬，飘过头顶，擦过肩头，轻轻地落在地上。这落叶多数是赭红色的，也有黄色的、褐色的。脚踩沙沙作响的树叶，令我遐想联翩。

常言道，秋风扫落叶。过去我一直不明白，樟树为何春天落叶？后来才知道，因为樟树是常绿树，到春天时发芽长新叶，所以老叶子就会随之脱落，这是植物自身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。香樟树选择在春天里飘落老叶，萌发新芽，不但没有给人们带来萧瑟和悲凉的感觉，反而让人觉得樟树因新生而落叶是一种气魄，是对生命的尊重、对新生的爱怜，彰显的是蓬勃向上、生生不息的气概。

记得童年时，我家门前也有一棵香樟树。那时村庄和庭院的绿化没有现在讲究，我印象中以杨柳树和苦楝树居多，香樟树很稀有。大树下是儿时玩伴集聚玩耍的好地方，尤其到了夏天，既能乘凉，又能躲雨。那时，我们玩爬树比赛，看谁爬得快、爬得高。其实爬树既要有胆量，也要有技巧。爬到顶点时，有“居高临下”的感觉，也能欣赏到高处那别样的风景。悬在半空的感觉还是很惬意的。想想现在的小孩有几个会爬树？估计大多数的新生代缺少爬树的体验和乐趣。值得欣慰的是，现在有些学校已将爬树列为体育课程，厦门大学是国内较早开设这门课程的学校之一，首届中国攀树锦标赛也于2017年在厦门举行。

香樟树也有故事。在古时候的江南，由香樟树形成了一个浪漫的习俗。那时，大户人家如果家中生了女孩，就会在家中庭院种植一棵香樟树，等到女儿到了出嫁的年龄，这棵树也已经高大伟岸、枝繁叶茂了。这个浪漫的习俗有着“十年香樟树，百年白首约，千年古风传，厮守在人间”的美好意愿。香樟树也称庇佑善良人的“幸福树”。相传清朝末年江西崇义县有一对夫妻，他们虽然生活困难，但心地善良、相亲相爱。有一天傍晚，夫妻俩收工回家发现自家门前有一对受伤的仙鹤正在挣扎，便动了恻隐之心，精心照料仙鹤直至痊愈。村里的人都劝他们将仙鹤卖了换钱，而这对夫妻却在门前古樟树下放飞了仙鹤。过了不久，放飞仙鹤的地方竟然奇迹般地长出了两棵樟树。在香樟树的庇佑下，夫妻俩家境殷实，子孙满堂，这两棵香樟也被村里人称作“幸福树”。

“姑苏傍路尽香樟，风雅无边霸四方。”香樟树是江南四大名木之首，它四季常青，浓荫遍地，香气袭人。最近几十年，许多城市和乡村都把它当作行道树和景观树，无论严冬还是盛夏，香樟树都给人们带来漫漫春色。宁波、杭州、马鞍山等城市还将它选为“市树”。而今香樟树已成为我们城市靓丽的风景线，它们婀娜多姿地挺立在街道两旁，也出现在公园绿地、乡村庭院。

站在樟树下，阵阵香气扑鼻而来。香樟树会散发天然的化学物质，既能净化空气，又有防虫功效。从前家门口的那棵香樟树，到了阿姐待嫁的年龄，父亲就砍下来，请木匠师傅做了一对樟木箱子（存放衣服的），一只做嫁妆，一只母亲留用至今。当年家里有樟木箱子，是要让邻居们羡慕和嫉妒的。

春天里的香樟树，郁郁葱葱，生机勃勃，令人注目，也让人仰望！



古村一口鲜

□张存

初春，下过一场喜雨，泥土被唤醒了生命，草抽出了嫩绿的新叶，清新的空气甜滋滋的，沁人心脾。

村舍边是潺潺的溪水，远处的田野麦浪翻腾，金灿灿的菜花迎风摇曳，格外养眼。

约了二三好友，驱车去古村蜜岩。车到蜜岩村委会，在大院里停好。想象中的古村，该是这个样子：静谧而空旷。

相传，这里的山上曾有座道观，放养大量蜜蜂，久而久之，蜂蜜溢流到山岩上，顺着岩缝往下流，流入山脚的清潭内，村南的狮子山因此称为蜜岩山，山下龙潭即为蜜岩潭，村落命名为蜜岩。美丽的故事口口相传，流传至今。

这里的村民多数姓应。唐代明州刺史应彪的后裔，聚族而居，生息繁衍，人丁兴旺，已有八百七十余年之久。应彪公在他为官期间，造了宁波历史上第一座桥，是用16只船撑起的一座浮桥，这也是灵桥最初的模样，滔滔的甬江水，记录了当年的盛况。流水无语，丰碑永筑，镌刻在世人们心里。

同去的赖德祥老师，是甬城的插花专家。他告诉我，蜜岩当年盛产贝母（浙贝），远近闻名。贝母治疗咳嗽很有效果。近些年，被川贝取代，渐渐式微。这里的鱼头也味道鲜美，就是我们俗称的胖头鱼。因为是皎口水库里的鱼，没有河腥味。我一听乐了，到时定要尝尝，也不枉来此一游。

村子里有一座中西合璧的建筑。那里的老人说，这是以前应文生、应桂馨父子建造的。应桂馨精通几国外语，在旧时的上海滩赫赫有名。当时这座宅第就是开办崇义学堂的地方，后来成了蜜岩小学。当年的电影《难忘的战斗》曾到这里取景，红极一时。如今，学校早已迁走，房屋正在维修，我们未能入内，只好从铁门缝中拍了几张照片，慢慢回味。时光流转，一切都未曾改变。

在一处老宅，我见到一位老太太，她有点耳背，大声告诉我，已经九十二岁了，她的丈

夫在屋里烧菜。我问老伯年龄，他说九十四了。以前在粮管所工作，还特意拉我挂在墙上的退休奖状，可爱极了。老人家的厨房，有两个老式的碗柜，上面有春夏秋冬的字样和梅兰竹菊的图案，古朴雅致，保存完好，十分养眼。一屋两人，三餐四季，就这样慢慢变老，这是寻常生活中的浪漫。一张乌木的眠床，静静地靠在墙边，拭去岁月的尘埃，定是流光溢彩的惊艳。

多年前，我曾到过杖锡，在山顶数过满天的星星，却与近在咫尺的蜜岩失之交臂。中午，几位老友在村口阿萍桥头饭店吃饭。旁边的一条河，想来即是深如谷、宽如江的蜜岩潭。

饭店里正好有鱼头，而且是唯一的半只，我们击节欢欣，说是赶巧了。连忙下单，点了一道豆腐鱼头汤。这家菜馆，生意好得不得了，几道农家小菜，竟也等了半个钟头。待我们将冷盘一扫而光时，鱼头豆腐汤姗姗而来。我抢先喝了一口汤，鲜！几个人你一筷我一箸，鱼头豆腐汤顷刻见底。

吃完饭，时间尚早，便驱车去了横街镇的大雷村。毛先生说，那是他的外婆家。那里的人多数姓汪，出产的“黄泥拱”笋，远近闻名。

正好，有一村里的大叔拎了一袋刚挖来的笋。我们想买几棵。大叔说是自己吃，不卖。我们几个磨了好一会，他才松口，卖给我们三棵，二十元。

春天的花是不能辜负的，春天的野菜是不能辜负的，春天的美食更是不能辜负的。尝过了蜜岩的鱼头，赏过遍野的菜花，买回了带魂灵的春笋，采回了鲜嫩的艾叶，简直就是完美。我将艾叶揉入面粉，包入咸菜笋丝馅，做成了青饺。

古村一口鲜，这不仅仅是春天的味道，还使我拥有了初恋般的感受。“池上碧苔三四点，叶底黄鹂一两声，日长飞絮轻。”诗很美，生活亦然。

总第7184期 配图/汤青 投稿邮箱: essay@cmb.com.cn